

中外名家珍品收藏馆

ZHONGWAI MINGJIA ZHENPIN SHOUJIANGUAN

散文展览厅

- 它们是经历了时空选择之后的文学经典
- 它们是一些永远能打动你的心灵的文字





* T158163 *

中外名家珍品收藏馆

HONGWAIMINGJIAZHEPINSHOUCANGGUAN

散文展厅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中外名家珍品收藏馆
散文展览厅

肖时俊 赵晋英 肖江浩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 830001)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5印张 368 75千字

2000年7月修订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7—5371—2099—4/I·723 定价:22.00元

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中 国

鲁 迅	阿长与《山海经》·····	(1)
	五猖会·····	(7)
周作人	初恋·····	(11)
	故乡的野菜·····	(13)
夏丐尊	猫·····	(16)
李大钊	五峰游记·····	(24)
胡 适	我的母亲·····	(27)
郭沫若	芭蕉花·····	(33)
	银杏·····	(37)
许地山	落花生·····	(40)
	春底林野·····	(41)
叶圣陶	藕与莼菜·····	(43)
林语堂	我的婚姻·····	(46)
茅 盾	雾·····	(51)
	沙滩上的足迹·····	(52)
郁达夫	故都的秋·····	(56)
徐志摩	我所知道的康桥·····	(60)
王统照	芦沟晓月·····	(71)
朱自清	绿·····	(76)

	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(78)
许广平	最后一天	(87)
郑振铎	海燕	(93)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	(96)
	梦痕	(100)
庐 隐	月下的回忆	(105)
瞿秋白	一种云	(109)
老 舍	想北平	(111)
俞平伯	雪晚归船	(115)
冰 心	寄小读者	(117)
	笑	(122)
鲁 彦	我们的太平洋	(124)
	雪	(129)
许 杰	女孩子的教训	(134)
沈从文	西山的月	(137)
梁实秋	雅舍	(141)
石评梅	葡萄架下的回忆	(145)
钟敬文	西湖的雪景	(152)
巴 金	鸟的天堂	(159)
	废园外	(162)
朱 湘	江行的晨暮	(165)
冯 至	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	(167)
吴伯箫	马	(172)
李广田	回声	(177)
	成年的悲哀	(182)
谢冰莹	爱晚亭	(190)

萧 军	大连丸上.....	(193)
陆 蠡	囚绿记.....	(199)
丽 尼	鹰之歌.....	(203)
靳 以	红烛.....	(206)
钱钟书	窗.....	(208)
萧 红	蹲在洋车上.....	(212)
何其芳	私塾师.....	(218)
杨 朔	木棉花.....	(225)
郭 风	桥.....	(231)

英 国

玛丽·安·兰姆	我的水手舅舅.....	(235)
查理·兰姆	梦中的孩子.....	(246)
萧伯纳	贝多芬百年祭.....	(251)
史密斯	蔷薇.....	(257)
丘吉尔	我与绘画的缘分.....	(261)

法 国

雨 果	芳汀的由来.....	(267)
	悼念乔治·桑.....	(271)
乔治·桑	冬天之美.....	(275)
法朗士	塞纳河岸的早晨.....	(277)
莫泊桑	雪夜.....	(279)
罗曼·罗兰	忆.....	(281)
	鼠笼.....	(282)
纪 德	沙漠.....	(290)

巴比塞 红色的圣女…………… (294)

德 国

歌 德 大自然…………… (301)

尼 采 夜之歌…………… (303)

西班牙

麦斯特勒思 夜莺…………… (306)

瑞 士

海 塞 红房子…………… (309)

奥地利

茨威格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…………… (312)

世间最美的坟墓…………… (315)

丹 麦

尼克索 至死不渝…………… (317)

挪 威

恩特赛 挪威的欢乐时光…………… (326)

芬 兰

考洛斯 萨勒玛…………… (336)

俄 国

屠格涅夫	乡村.....	(340)
	蔚蓝的王国.....	(343)
柯罗连科	火光.....	(345)

苏 联

高尔基	晨.....	(347)
	时钟.....	(351)
巴乌斯托夫斯基	小树林中的泉水.....	(358)
库兰诺夫	燕子的目光.....	(363)

波 兰

伊瓦什凯维奇	草莓.....	(371)
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

美 国

欧 文	西敏大寺.....	(374)
梭 罗	秋天的日落.....	(386)
惠特曼	野蜂.....	(388)
德莱塞	我的梦中城市.....	(393)
凯 勒	给我三天视力.....	(397)
海明威	塞纳河畔人.....	(409)

墨西哥

恩里凯达	郁金香.....	(414)
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

古 巴

比利亚努埃瓦	海上一日..... (422)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智 利

聂鲁达	寻根者..... (428)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日 本

德富芦花	散文四则..... (432)
川端康成	我的伊豆..... (437)
壶井荣	蒲公英..... (440)
东山魁夷	听泉..... (443)

印 度

泰戈尔	孟加拉风光..... (446)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黎巴嫩

纪伯伦	笑与泪..... (452)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鲁 迅

鲁迅 (1881—1936)，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，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和《故事新编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杂文集《坟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而已集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等。
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

长妈妈，已经说过，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，说得阔气一点，就是我的保姆。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，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。只有祖母叫她阿长。我平时叫她“阿妈”，连“长”字也不带；但到憎恶她的时候，——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，就叫她阿长。

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；她生得黄胖而矮，“长”也不是形容词。又不是她的名字，记得她自己说过，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。什么姑娘，我现在已经忘却了，总之不是长姑娘；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。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：先前的先前，我家有一个女工，身材生得很高

大，这就是真阿长。后来她回去了，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，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，没有再改口，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。

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，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，我可只得说：我实在不大佩服她。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，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。还竖起第二个手指，在空中上下摇动，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。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，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“切切察察”有些关系。又不许我走动，拔一株草，翻一块石头，就说我顽皮，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。一到夏天，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，在床中间摆成一个“大”字，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，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，又已经烤得那么热。推她呢，不动；叫她呢，也不闻。

“长妈妈生得那么胖，一定很怕热罢？晚上的睡相，怕不见得很好罢？……”

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，曾经这样地问过她。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。她不开口。但到夜里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，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“大”字，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。我想，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。

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；这些规矩，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。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，自然要数除夕了。辞岁之后，从长辈得到压岁钱，红纸包着，放在枕边，只要过一宵，便可以随意使用。睡在枕上，看着红包，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、刀枪、泥人、糖菩萨……。然而她进来，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。

“哥儿，你牢牢记住！”她极其郑重地说。“明天是正月

初一，清早一睁开眼睛，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：“阿妈，恭喜恭喜！”记得么？你要记着，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。不许说别的话！说过之后，还得吃一点福橘。”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，“那么，一年到头，顺顺流流……。”

梦里也记得元旦的，第二天醒得特别早，一醒，就要坐起来。她却立刻伸出臂膊，一把将我按住。我惊异地看她时，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。

她又有所要求似的，摇着我的肩。我忽而记得了——

“阿妈，恭喜……。”

“恭喜恭喜！大家恭喜！真聪明！恭喜恭喜！”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，笑将起来，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，塞在我的嘴里。我大吃一惊之后，也就忽而记得，这就是所谓福橘，元旦辟头的磨难，总算已经受完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。

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，例如说人死了，不该说死掉，必须说“老掉了”；死了人，生了孩子的屋子里，不应该走进去；饭粒落在地上，必须拣起来，最好是吃下去；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，是万不可钻过去的……。此外，现在大抵忘却了，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。总之：都是些烦琐之至，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。

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。她常常对我讲“长毛”。她之所谓“长毛”者，不但洪秀全军，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，但除却革命党，因为那时还没有。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，他们的话就听不懂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，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，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。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，那老妈子便叫他们

“大王”，——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，——诉说自己的饥饿。长毛笑道：“那么，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！”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，还带着一条小辫子，正是那门房的头。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，后来一提起，还是立刻面如土色，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：“阿呀，骇死我了，骇死我了……。”

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，我不是一个门房。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，说道：“像你似的小孩子，长毛也要掳的，掳去做小长毛。还有好看的姑娘，也要掳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不要紧的。”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，既不做门房，又不是小孩子，也生得不好看，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。

“那里的话？！”她严肃地说。“我们就没有用处？我们也要被掳去。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，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，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；再要放，就炸了！”

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，不能不惊异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，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。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，似乎实在深不可测；夜间的伸开手脚，占领全床，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，倒应该我退让。

这种敬意，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，但完全消失，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。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，而且当面叫她阿长。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，不去攻城，也不放炮，更不怕炮炸，我惧惮她什么呢！

但当我哀悼隐鼠，给它复仇的时候，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《山海经》了。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。他是一个胖胖的，和蔼的老人，爱种一点花木，如珠兰茉莉之类，还有极其少见的，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。他的太太却正相反，什么也莫名其妙，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，枝折了，还要愤愤地咒骂道：“死尸！”这老人是个寂寞者，因为无人可谈，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，有时简直称我们为“小友”。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，只有他书多，而且特别。制艺和试贴诗，自然也是有的；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，看见过陆玕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。我那时最爱看的是《花镜》，上面有许多图。他说给我听，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《山海经》，画着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三脚的鸟，生着翅膀的人，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，……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。

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，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，他是很疏懒的。问别人呢，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。压岁钱还有几百文，买罢，又没有好机会。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，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，那时候，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。

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，但一坐下，我就记得绘图的《山海经》。

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，连阿长也来问，《山海经》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，我知道她并非学者，说了也无益；但既然来问，也就都对她说了。

过了十多天，或者一个月罢，我还很记得，是她告假回

家以后的四五天，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，一见面，就将一包书递给我，高兴地说道：——

“哥儿，有画儿的‘三哼经’，我给你买来了！”

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，全体都震悚起来；赶紧去接过来，打开纸包，是四本小小的书，略略一翻，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……果然都在内。

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，别人不肯做，或不能做的事，她却能够做成功。她确有伟大的神力。谋害隐鼠的怨恨，从此完全消灭了。

这四本书，乃是我最初得到，最为心爱的宝书。

书的模样，到现在还在眼前。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，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。纸张很黄；图象也很坏，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，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。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，看起来，确是人面的兽；九头的蛇；一脚的牛；袋子似的帝江；没有头而“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”，还要“执干戚而舞”的刑天。

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，于是有了石印的《尔雅音图》和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，又有了《点石斋丛画》和《诗画舫》。《山海经》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，每卷都有图赞，绿色的画，字是红的，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。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，是缩印的郝懿行疏。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。

我的保姆，长妈妈即阿长，辞了这人世，大概也有三十年了罢。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，她的经历；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，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。

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！

五 猖 会

孩子们所盼望的，过年过节之外，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。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，等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，一定已在下午，仪仗之类，也减而又减，所剩的极其寥寥。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，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。于是，完了。

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：这一次所见的赛会，比前一次繁盛些。可是结果总是一个“差不多”；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，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，化一文钱买下的，用一点烂泥，一点颜色纸，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，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，叫作“吹都都”的，咻咻地吹它两三天。

现在看看《陶庵梦忆》，觉得那时的赛会，真是豪奢极了，虽然明人的文章，怕难免有些夸大。因为祷雨而迎龙王，现在也还有的，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，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，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。那时却还要扮故事，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。他记扮《水浒传》中人物云：“……于是分头四出，寻黑矮汉，寻梢长大汉，寻头陀，寻胖大和尚，寻茁壮妇人，寻姣长妇人，寻青面，寻歪头，寻赤须，寻美髯，寻黑大汉，寻赤脸长须。大索城中；无，则之郭，之村，之山僻，之邻府州县。用重价聘之，得三十六人，梁山泊好汉，个个呵活，臻臻至至，人马称妮而行。……”

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，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？可惜这种盛举，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。

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，北京的谈国事，为当局所禁止，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，读书人即所谓士子，也大抵不肯赶去看。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，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；我关于赛会的知识，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，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“眼学”。然而记得有一回，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。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，称为“塘报”；过了许久，“高照”到了，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，一个汗流浹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；他高兴的时候，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，甚而至于鼻尖。其次是所谓“高跷”、“抬阁”、“马头”了；还有扮犯人的，红衣枷锁，内中也有孩子。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，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，——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。我想，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，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“扮犯人”的心愿的呢？……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。

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。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。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，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，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，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。一是梅姑庙，就是《聊斋志异》所记，室女守节，死后成神，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；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，眉开眼笑，殊与“礼教”有妨。其一便是五猖庙了，名目就奇特。据有考据癖的人说：这就是五通神。然而也并无确据。神像是五个男人，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；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，却并不“分坐”，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。其